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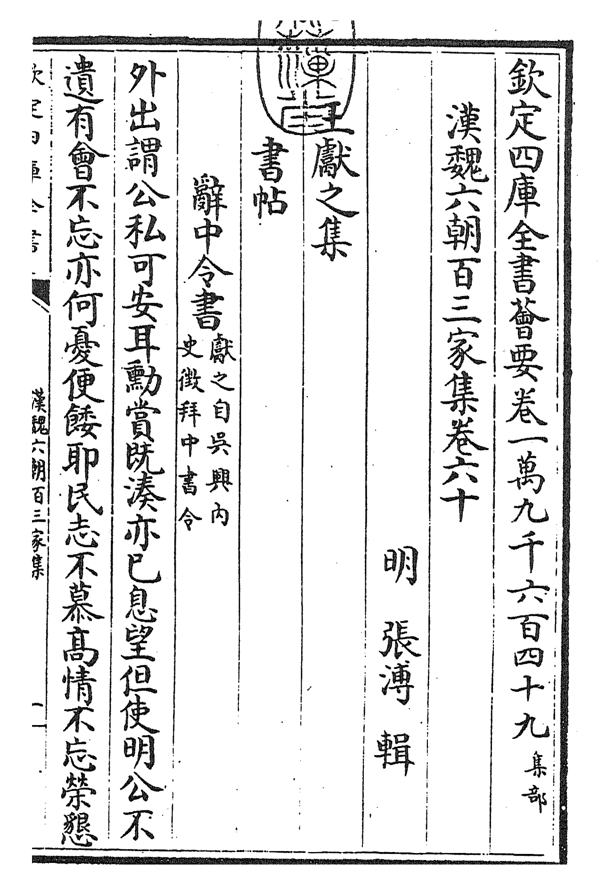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

明 張溥 輯

獻之集

書帖

辭中令書 獻之自吳興內史徵拜中書令

外出謂公私可安耳勳賞既湊亦已息望但使明公不遺有會不忘亦何憂便餧耶民志不慕高情不忘縈懇

懇所訴惟願離今任耳餘無所擇伏度朝恩不過存慰
故舊使蓬蓽與闒茸齊榮耳明詔爰發恩已被矣榮寵
厚矣必何須拜而治順許而弛今日君臣之際差可得
適願樂也若民有纎芥少裨聖化亦當求自策效而能
臨殊寵必欲免耶思之實熟萬無此理古來亦未有量
力而致深罪者蔡司徒立帝主於御牀詔驛數反其不
祇順正止於免黜耳此外希不矜體者違命誠為深愆
曲從實復過此伏度天海容納必當哀許仰憑仁眷惟

願垂救動成塵纖轉難為顔乃欲覲謁忽患齒痛疢惏無賴語迫罔知所厝冒復啓謁謹州上呈罄竭欵實謂爲麄盡一豪虛矯神明殛之若民可作尚書令而使四海推愿者亦人誰不堪勳德蓋世尚當有讓況民凡鄙而可宼竊耶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因知當之未易也劉既不便彌不自宣故寄之翰墨益增繁忤飢渴還旨願不作悠悠常誨耳獻之死罪州民王獻之呈

與郗超論袁宏書

宏為吏部郎獻之與超書

彦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卻當復差耳已入尺牘作已久誤王敬美云足窺子敬狹中

玄度帖

玄度時往來以此為慰興公使適還數日具都下問人情所憂良可歎息諸從數問齡前來經日極為差云仁祖欲請為軍司不知行不從一作賢○黄云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

此真晉人語但筆勢疎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葢中云仁祖欲請為軍司案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玄度何來遲亦此類

又 二王作

使還帖

玄度何來遲深令人憂懸耶常謂有理因祠監多感足下共事甚善然所造極難想足下每思先後卿豈須言親親不已意耳安石停此過半日猶得一宿送近道所以致歎何物喻之一十當浦陽諸懐兒不可言且不復

得卿送有諸歎令此負上道淳化誤摹何物一行在前送近一行在後○常淳化作當卿二王帖作公負一作爽○黄云亦似逸少語張長史輩偽作

鄱陽帖

獻之白不謂鄱陽一門艱故至此追尋悲惋益不自勝奈何奈何政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熟賴子高在此不爾無可成獻之熟尺牘作熟不爾作下爾誤

又二王作散騎帖

鄱陽書停諸舍便有月末具散騎書知情至草草未發

遣奉去月餘承婦等復不能差深憂慮耳

又

鄱陽歸鄉承脩東轉有理吾賢畢欲事必俟勝歡慰于懷耶吾終權宜至承今年飢饉彿惟年支都乏絕不謂乖又至於此耶吾脚尚未差極憂也

鐵石帖

近與鐵石共書令致之想久達不得君問以復經月懸情豈可言頃更寒不適頗有時氣君頃各可耳遲占問

僕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脚重痛不得轉動左脚又腫疾候極是不佳幸食眠意事為復可可冀非臧病耳

又 二王作散還帖

知鐵石前往快作樂諸君善處世一達於當年不復過此僕端坐將百日為尸居觧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懐何其相思之深臨書意塞 二王帖云東坡詩有已將鐵石充逸少之句葢坡疑以為殷鐵石故云按詩註殷鐵石梁人非及與右軍父子同時今所謂與鐵石共書豈兩子張耶

德遠帖

前告先以陳事意必是更有家信未知期說見德遠書所致人耶何可足下令耶下令施作卒念

祖希帖張玄字祖希

知祖希佳為慰慰數不得書其云至水門增深歎之

授衣帖

歔之死罪授衣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慟痛毒難居見徐儁并使君書承比極勝但承此凶問當復大頓耳比

日憂馳無復意不審尊體云何脚及耳痛氣得此哀號何如先大惡時灸創特不堪此不乃為患眠食幾許使君令地實難為識然所以為識政在此耳當令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筭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綮耳比者忉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

衛軍帖

衛軍猶未平和而哀勞殊未得盡消息理常以不寧僕射得散力甚慰表解臺職不知得恕不復冠軍告懸企

復一
作後

府君帖 二王作
極熱帖

獻之白極熱敬惟府君此月內得書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軍中復如何患臆不能潰意甚無賴君有好藥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耶 黄云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耶又服油帖云不至絶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王氏帖明甚

領軍帖

還此令有書何以至不知諸舍故多患念勞以令差也得領軍書故在風丹楊書常疾動耿耿亦云得鄱陽近書爲慰丹楊疾者不果來甚悵恨云一作足

參軍帖

東家尚未欲下李參軍無政日有此議能自來此方寸無使聞上極不尠之事獻之頓首

冠軍帖

委曲前書具想勝常也諸人悉何如承冠軍定入計今

向達郗汝奉見欣慶但恐停日不多耳

又

彖冠軍故爾不覺轉勝灸無所覺憂馳深汝燋悚可言

又一帖燋惛可耳

別郗氏妻 郗曇女名道茂

獻之初娶郗氏女為秘書丞尚新安公主及獻之遇疾道家上章法應首過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 王氏譜咸寧中尚餘姚公主○黃云奉對帖當是與郗家離婚也郗氏自太尉鑒後為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為郤誂

之郤非也郤詵乃晉大夫郤縠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在原既異音讀逈殊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魯望博古矣其詩云一段清香染郗郎亦誤讀也

雖奉對積年可以為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類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緣日夕見姊耶俯仰悲咽實無已無已唯當絕氣耳 俯仰施作緬綿 ○當一作常

與兄嶔之書

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歳終帖

獻之白節過歳終衆感纏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極不平復頭眼半體疥恒惡兄告説姊故殊黄瘦憂馳可言寒切不審尊體復何如眠食轉進不氣力漸復兄耳遲復旨告獻之故爾獻之兄一作先

礜石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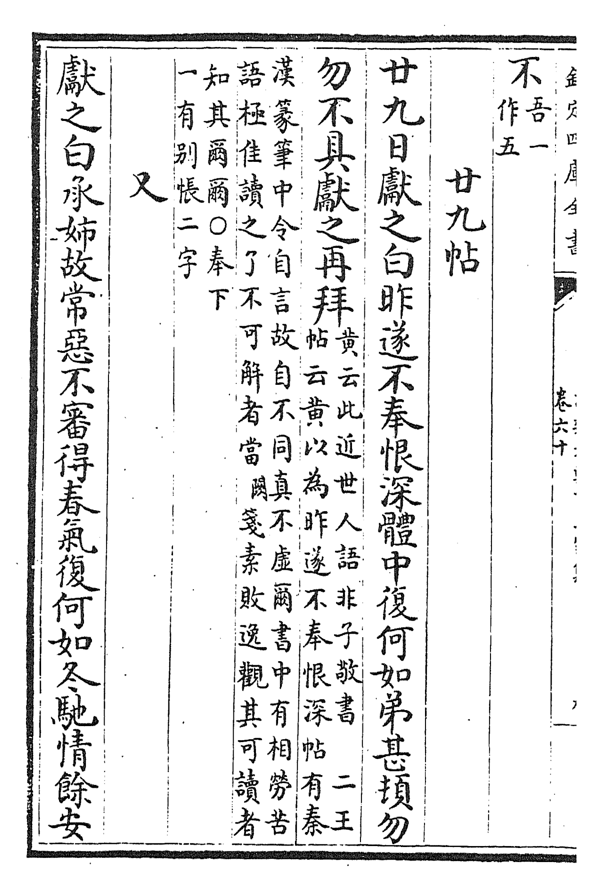
獻之白兄静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伏想比消息理盡轉勝耳礜石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輙發癰勢爲積乃

不易願復更思獻之惟賴消息内外極生冷而心腹中恒無他此一事是差但疾源不除自不得佳論事當隨宜思之也獻之白勢一作熱為積尺牘作為治○黄云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葢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鄣山見一岡不生百艸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艸木焦滅鑿看果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鸛伏卵以助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　又云賴消息内外極生冷内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為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

又
姊性舊合畧石爲一帖
姊性纒綿觸事殊當不可獻之方當長愁耳

違遠帖

吾十一日發吳興違遠兄姊感戀無喻慶等別不可言比奉告故夕患姊經感極頓憂馳益深適諮議十六日告風疾故爾反側餘可行未東動靜不寧吾宜速吳與丞別兄進猶戀因勞亦極悉馳情二女晩生皆佳未復華姜疏比來得直疏故悉故足當視華也汝兒女並可



不吾一作五

廿九帖

廿九日獻之白昨遂不奉恨深體中復何如弟甚頓勿勿不具獻之再拜黄云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二王帖云黄以為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自不同真不虛爾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闕箋素敗逸觀其可讀者知其爾爾○奉下一有別悵二字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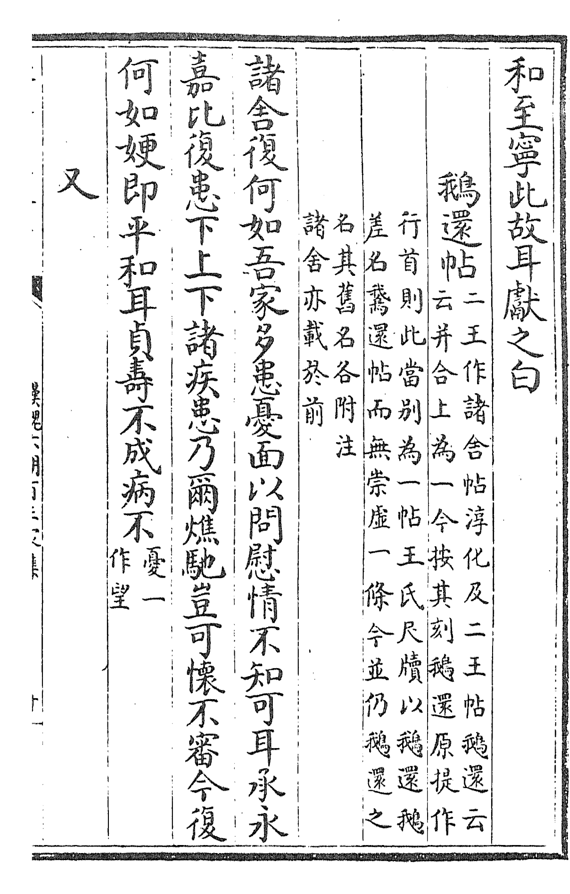
獻之白承姊故常惡不審得春氣復何如冬馳情餘安

和至寧此故耳獻之白

鵝還帖 二王作諸舍帖淳化及二王帖鵝還云云并合上為一今按其刻鵝還原提作行首則此當別為一帖王氏尺牘以鵝還鵝差名鵞還帖而無崇虛一條今並仍鵝還之名其舊名各附注諸舍亦載於前

諸舍復何如吾家多患憂面以問慰情不知可耳承永嘉比復患下上下諸疾患乃爾憔馳豈可懐不審今復何如娷即平和耳貞壽不成病不 憂一作望

又



鵝還慰姊意今已嘗向發分張諸懷可言殊嘗復憂懸婢腹痛見差不劉家疾患即差秀已還也已嘗陳作已當

又二王作慶至帖

慶等已至也鵞差不甚懸心宜道尋去奴定西諸分張少言道一作還一作送

又鵞羣帖

獻之等再拜不審海鹽諸舍上下動靜比復常憂之姊告無他事崇虛劉道士鵝羣並復歸也獻之等當須向

彼謝之獻之等再拜

監劉作監須一作便誤○黃云鵝者王氏子姪之小字耳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鵝即逸少所愛之鵞甚可鄙笑又帖云崇虛劉道士鵞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蓋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鵝而山陰曇禳村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傅會作是帖耳案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何得巳稱之又按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　王云此乃黃長睿東觀餘論而揚引為已辨亦可笑也然書家頗重鵝羣帖按此明載法帖辯誤不必餘論○二王帖注黃云右軍寫經換鵝時子敬尚幼少未必能作此簡好事者為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恐不其然人之善書蓋有自幼天成者況子敬耶○米云偽

散情帖

獻之白不審疾得損未極憂及更能出入未前書云至於散情婕疾苦療得所深喜慰想必為問散和晚際似差耶諸舍也能向諸弟各也

使君帖

婕等承更惡不審頃痊復不必須散時終得力耶此藥甚佳想姊舉體不能行履服遂差安西且無恙府君屬有和稀久滯行路同人絶得此心故當攜其長幼詣汝上下知彼駱驛有書示不足以慰吾意耶冬間必欲至

足下所居承使君明練不謂漸有勝也君數集聚然其

大都可耳吾止於月半間耶黄云嫂等帖亦非大令書○諸一作諸數一作○可

耳作
可可

承姑帖

獻之白承姑比日復小進退其爾不得一極和憂悚猶

深不審以服散未必得力耳比驎相聞故云惡懸懷使

君數得書也淳化承承姑以一作比

阿姑帖二王作平安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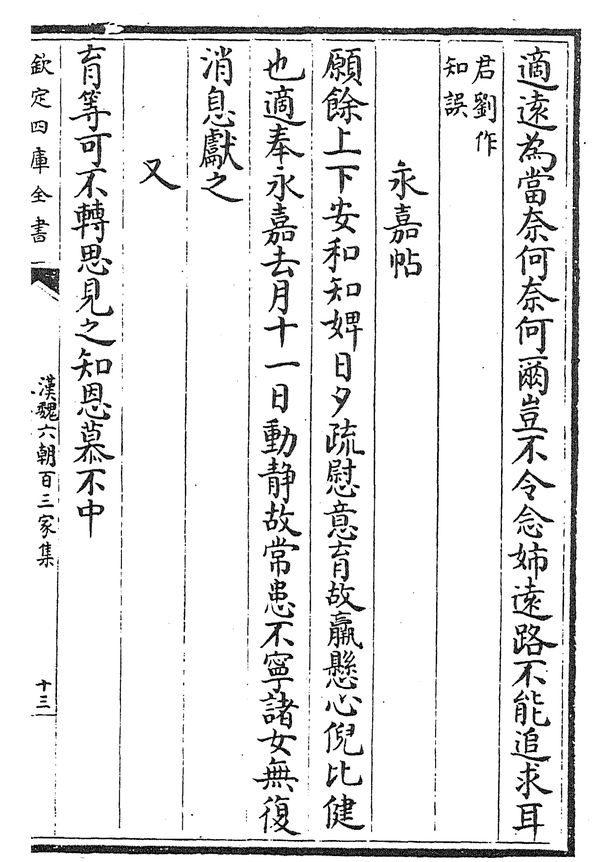
近奉阿姑告知平安極慰人意獻之遂不堪暑氣力恒惙恐是惡風大都將息近似小却

東陽帖

不審阿姨所患得差否極令懸惻想東陽諸妹當復平安不審頃者情事漸差耶彼郡今載甚不能佳不知早晚至當遂至郡深相望

敬祖帖

敬祖日夕還山陰與嚴使君聞頗多歲月今屬天寒擬


適遠為當奈何奈何爾豈不令念姊遠路不能追求耳

君劉作知誤

永嘉帖

頤餘上下安和知娉日夕疏慰意育故羸懸心倪比健也適奉永嘉去月十一日動靜故常患不寧諸女無復消息獻之

又

育等可不轉思見之知恩慕不中

天寶帖

白東告具天寶疾患問何其倉卒之子孫當欣倫早成家以此娛上下豈謂奄失此女愍惜深至惻切心懷哽哀念當可為心情願不可保使人惋惋悲歎當隨事豁之耳嫂先積弊復有此痛心不審不乃惡不甚以憂馳眠食復多少願遣無益盡消息理

仲宗帖

一月廿九日告仲宗奉世諸兒禍變無常

黃門帖

黃門隕背哀痛摧剝不自勝任奈何奈何及書感塞父姑告黃門兄徽之也○黃云亦王氏帖而非大令書

秀順帖

何必不耳企遲此大都如常秀順至慰意順心痛委頓焦勞

靜娉帖

諸舍不能集會深哽塞仰料靜娉自常不和知從事甚

簡致此佳也

豹奴帖

豹奴此月惟省一書亦不足慰懐深悉足下情素耳 豹劉

作戮誤桓嗣小字豹奴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

江州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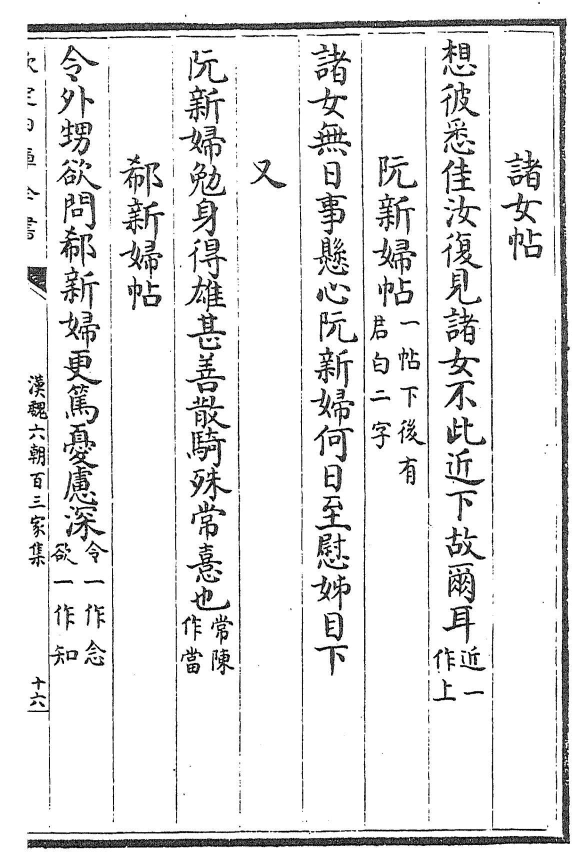
知汝決欲來下足至願然嫂當得供養冀郡固有理若宣城瑯琊不果南有空缺可作者此信還具白當與在事論為不可須留者便可決作來下記也上方大枋想

汝不過數枋足彼故當足合偶此耳人方當麄足不果耳可白吾當托桓江州助汝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改枋枋三四吾小可當自力無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有便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一一白胛痛不可堪而比作書欲不能成之淳化帖四十云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攻枋三四吾小可者當自力無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有便是見令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具白胛痛可堪而以作書絕欲不可識○黃辯云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為張長史書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按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韵真非大

令書殊不至亦寫右軍帖詞耳張彦遠右軍帖録有此語此卷亡其半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殊應模矩葢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二王帖云按法書要録此帖前有知汝欲來等數十字内吾字作五字不可識作不能成之乃在逸少帖中當以彦遠為是王著以逸少無大州書故置獻之帖中耳○攻劉施作改可者黄諫作去無湖劉作無御諫作仰小枋諫作小楊皆非○當有下六十帖多一有字

二妹帖

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脚更腫轉欲書疏自不可已惟絶歎於人理耳二妹復平平昨來山下差靜岐當還岐一作政



諸女帖

想彼悉佳汝復見諸女不此近下故爾耳近一作上

阮新婦帖一帖下後有君白二字

諸女無日事懸心阮新婦何日至慰姊目下

又

阮新婦勉身得雄甚善散騎殊常憙也常陳作當

郗新婦帖

令外甥欲問郗新婦更篤憂慮深令一作念欲一作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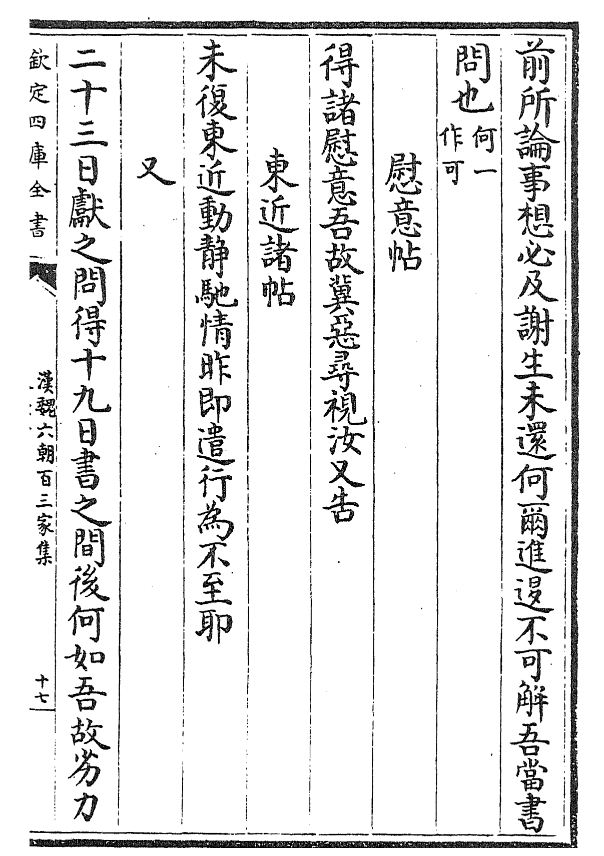
范新婦帖

謝范新婦得闕富春過諸道路安穏甚慰懸心比日涼即至平安也上下集聚欣慶也華等佳不小婢比小下大都可耳新婦舍其行更憐之不可言范新婦省米云余汳

子敬范新婦唐模帖嘗題詩曰正觀欵書丈二紙不許兒奇專父美而絳帖誤以為右軍○東書堂帖佳不後云自新婦毋子去寂漠難言思子輩不可言

新婦帖

新婦服地黃湯來似減眠食尚未佳憂懸不去心君等



前所論事想必及謝生未還何爾進退不可解吾當書問也何一作可

慰意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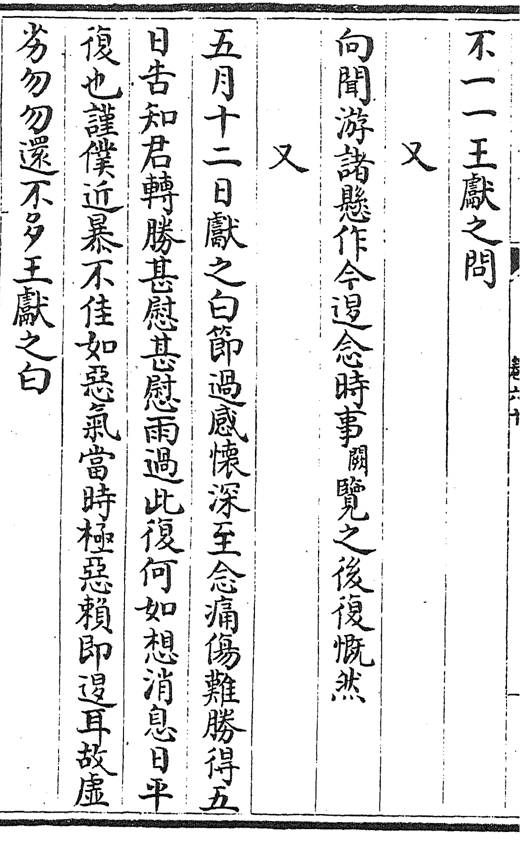
得諸慰意吾故冀惡尋視汝又告

東近諸帖

未復東近動靜馳情昨即遣行為不至耶

又

二十三日獻之問得十九日書之間後何如吾故劣力



不一一王獻之問

又

向聞游諸懸作令退念時事閲覽之後復慨然

又

五月十二日獻之白節過感懷深至念痛傷難勝得五日告知君轉勝甚慰甚慰雨過此復何如想消息日平復也謹僕近暴不佳如惡氣當時極惡賴即退耳故虛劣匆匆還不夕王獻之白

又

思想轉思省告知君亦同如今未知面期近遠此慨可言惟深保愛數音問尋故旨取君消息

又

信明還東有還書願送來已令分明至著都上

又

慰之吾故沈頓思見之故想時能問疾得來先報之不能得自致者旨取車王獻之荅

又

獻之白奉承問近雪寒患面疼腫脚中更急痛兼少下甚馳情轉和佳不審尊體復何如得此諸患小差不復思何如幸能復散故鎮益久藥何以不更將之遲尋復古若獻之弊於淡飾飲得春風氣惛亂言故欲熱復食酒為腹可耳獻之白

相過帖

相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嘗蹔撥一日臨坐目想勝

風但有感慟當復如何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盡此處殆無恨于懐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盡此感深殆無冥處常恨況相遇之難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覺涟流既已往矣亦復何言獻之黄云相遇無復日借匪獻之韻自可賞

夏日帖

夏日感思兼悼切割心懐痛當奈何奈何得思道書慰意薄熱汝比各可不吾並故諸惡勞益勿勿獻之白疏

慕容帖

慕容有易賴意耶米云無名人偽

薄冷帖

薄冷足下沈痼已經歲月豈宜觸此寒耶人生禀氣各有攸處想示消息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為歐率更書

益部帖黄云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益部耆舊傳今送想催驅寫取耳慎不可過淹留吾去月從孫家求信次頓爾頻為亂反側餳大佳柳六惠言餳可常餌亦覺有益耳

思戀帖

獻之白思戀轉不可言瞻近而未得奉見但有歎息遲諸信還具動靜獻之白信一作佽又作作

轉勝帖黃云疾不退至分張語類江表人

疾不退潛處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常急急不審食復何如飢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馳竦耳羲之

有此帖潛處作潛損當作亦當

消息帖

消息亦不可不恒精比經心向秋冷疾下亦應防也獻之下斷來恒患頭項痛復小尒耳項施作頂

集聚帖

省前書故有集聚意當能果不足下小大佳不聞官前逼遣足下甚急想以相體恕耳足下兄子以至廣州耶當有得集理不念懸心也耳

近豫帖

白承舍内分違近豫遂就難以喻通濟理獻之白

復面帖

復面悲積蕃首以不佳耿耿僕近動散委頓雖轉折猶惙然發止尚以未定日冀以言首力還不復耳黄云復面悲積宋齊人語

西問帖

得西問不寇復云何令人邑邑具示寇劉釋作寢

月終帖

猒之言月終伏惟哀傷不可任不審尊體諸患復何如

悚息謹言疏不備獻之言 還此西問月終米云皆僞

安和帖

獻之白奉別告承安和慶慰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獻之比日如復小勝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㾓今服藥盡温燥理冀當可耳然患異極都不得復小失和卿惡亦不復得妄近生冷體氣頓至此令人絶歎行有佳酒便服何如一作何何必卿黄諫作已行陳作何酒劉作治○大觀帖此下有獻之二字施謂别用摹入此帖者

餘杭帖

獻之白思戀觸事彌至獻之既欲過餘杭州將若比還

京必視之來月十左右便當發奉見無復日比告可喻

願復盡珍重理獻之白 見劉作兄

晴快帖

再拜夏節近感思深惟窮號崩絕不可忍處晴快不審

體中何似食噉復夕少甚馳情不審諸舍復何如未復

西動靜不寧此夕患反側願深寬勉故承問 多一作知

珍重帖

思戀無往不慰省告對之悲悲塞未知何日復得奉見何以喻此心惟願盡珍重理遲此信反復知動靜

尊體何如帖

獻之白不審尊體復何如昨夜眠多少願盡寬喻理憂馳可復言若得消息者獻之者劉作告一作去

中秋帖

十二月割至不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為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

日寒帖

日寒涼得告承諸惡闕復炎極當慘痛悲灼僕病正自不差疾久自闕目深悲企甚積既慘塞居疾係以罪黜二三不出職門近疑所敘似不闕益企恨秋牽借請有人當復敘耳

米云日寒帖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為荅也唐太宗不收獻之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募而蘭亭帖亦以為羊欣書

南中佳音帖

南中佳音一一小慰解數月也吾甚憂慮卿君何如耶

獻之

白鮓帖

適得元直二十三日疏送白鮓今送十罌似並猶堪噉

獻之白

服黄耆帖

承服腎氣丸故以為佳獻之比服黄耆甚懃平平耳亦欲至十齊當可知（齊劑通用劉釋作齋誤）

湯酒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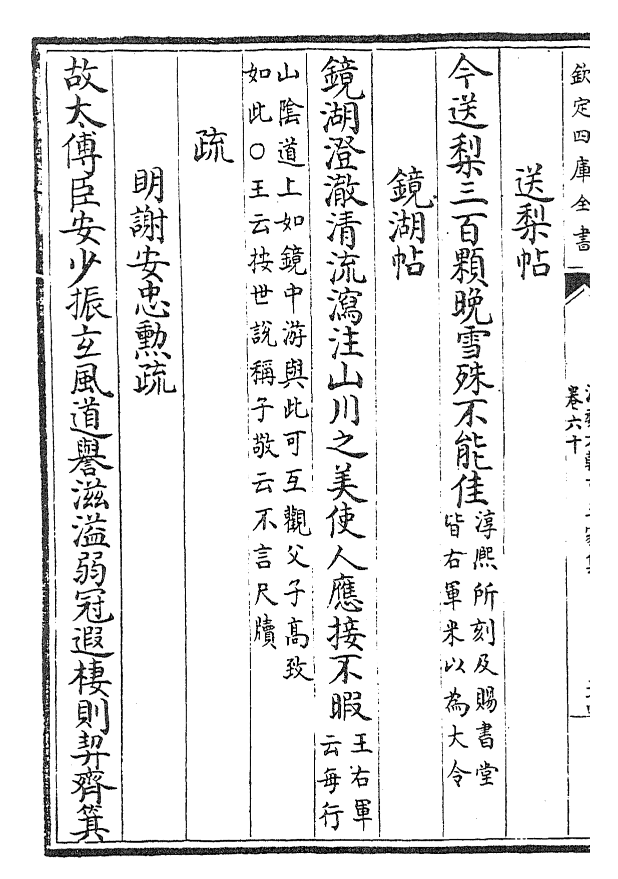
得書爲慰吾先夜遂大得服湯酒諸治漸折故頓極難勞知足下便去不得面別怏恨深保愛臨書增懐王獻之怏一作悵

鴨頭丸帖

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

服油帖

服油得力更能停噉麫只五六日停也不至絶艱辛也足下明當必果想即日如何深想憶



送梨帖

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淳熙所刻及賜書堂皆右軍米以為大令

鏡湖帖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王右軍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游與此可互觀父子高致如此〇王云按世說稱子敬云不言尺牘

疏

明謝安忠勳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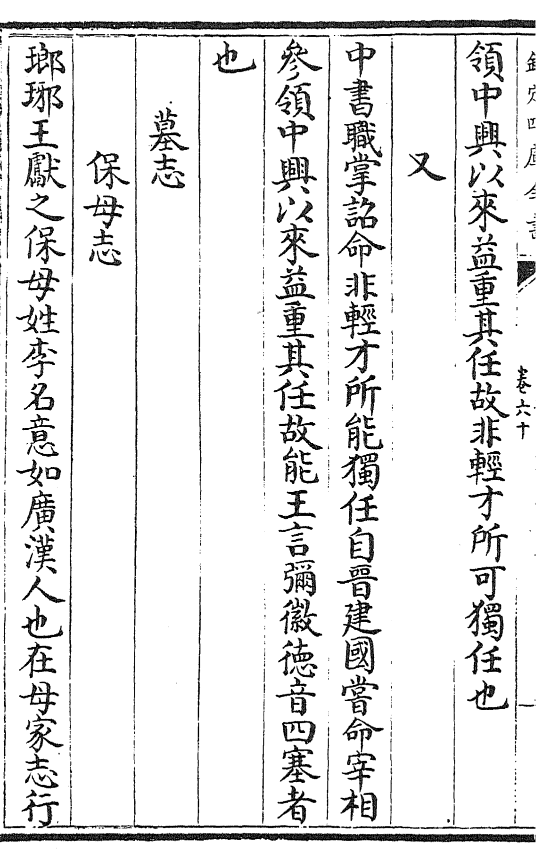
故太傅臣安少振立風道邁譽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

皓應運釋禍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强猾消殄功
勳既融投戟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祚陽
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潜躍始終事情繾綣
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
神於省察

表

啓瑯琊王為中書監表

中書重職掌詔命當否是寄自大晉建國常令宰相參



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非輕才所可獨任也

又

中書職掌誥命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嘗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徽德音四塞者也

墓志

保母志

瑯琊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

高秀歸王氏柔順恭勤善屬文能草書觧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季望葬會稽山陰之黄閍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人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宫于兹土者尚焉

詩

桃葉歌二首

古今樂録云桃葉歌晋王子敬所作也桃葉子敬妾縁於篤愛所以歌之○隋書五行志

曰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後隋晉王廣伐陳置將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亭以導北軍之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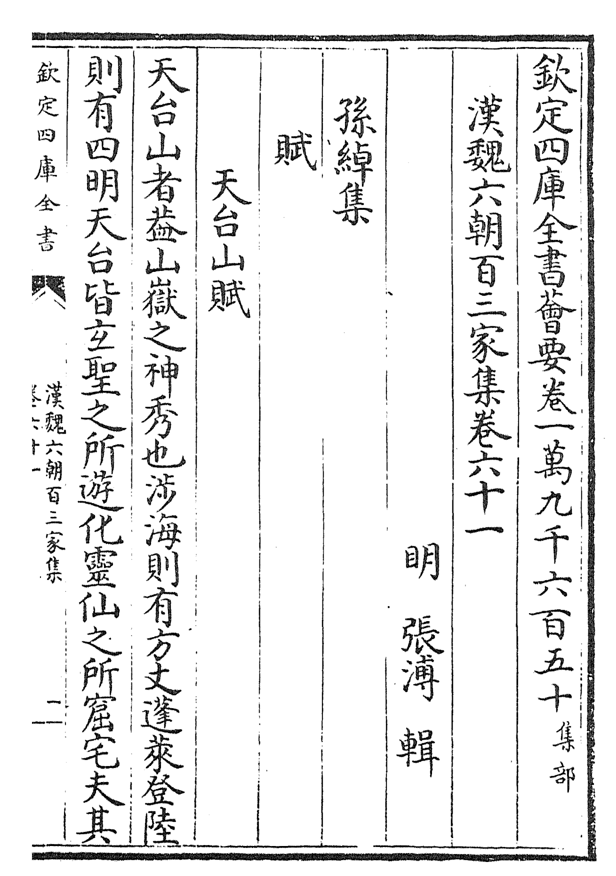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相檝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藝文

作我自迎接汝

桃葉復桃葉桃樹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 藝文

作纒綿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六百五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一

明 張溥 輯

孫綽集

賦

天台山賦

天台山者葢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𤣥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

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絶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虚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絶粒茹芝之者焉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兹嶺不任

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
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
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
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
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
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
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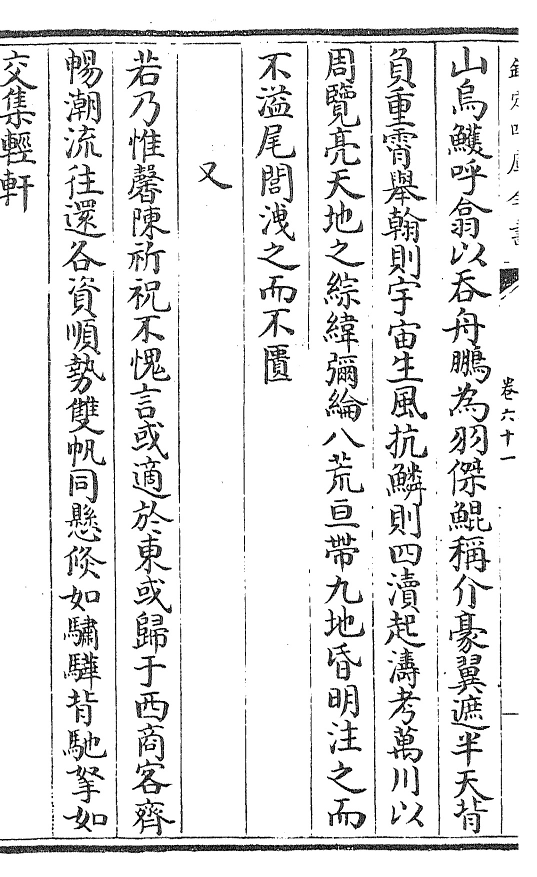
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茍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崿之崢嶸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絶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纎草蔭落落之長

松靚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嗈嗈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胷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絶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珠閣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彤雲斐亹以翼櫺皦日炯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恵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於

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音發以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説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黙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望海賦

五湖同浸九江叢㴸抱河含濟吞淮納泗南控沅湘西引涇渭洲渚迢遞以疏屬島嶼綿邈以牢羅殖嵬崔之碣石構穹隆之牂牁玄輿之府重𡵽之房鱗彙萬殊甲産無方包隋珠銜夜光璘瑁熠爍以泳游蠵蠵煥爛以映漲虛貝含素而表紫蠳螺絡丹而帶緗青甲芬颷以徹扇玄木杳渺以舒芳其丹木則緑苔石髮蔓以流綿紫薤苨綜觧以被渚華組依波而錦披翠綸扇風而繡舉長鯨嶽立以截浪蚐鰌揚鬐以排流巨鼇𩕄屭以冠



山烏鸌呼翁以吞舟鵬為羽傑鯤稱介豪翼遮半天背負重霄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考萬川以周覽亮天地之綜緯彌綸八荒亘帶九地昏明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匱

又

若乃惟馨陳祈祝不愧言或適於東或歸于西商客齊暢潮流往還各資順勢雙帆同懸倏如驌驦背馳拏如交集輕軒

遂初賦

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疏

諫移都洛陽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温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

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絶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横流百郡千城曽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

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
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
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
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
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
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
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
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

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
姓震駭同懐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
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蹙於
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
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飱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
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
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
寇所以為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

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
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
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
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
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
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
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從者之資如此賊見
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南北諸軍風

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卒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温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

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説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為功曹參軍駁事牋

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糺司外內駁議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有所以獻可替否舉直違枉者也

論

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窞井者則怪遊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纒束世教之内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絶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

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羅刑婬為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

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涖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驄驥之錫齊襄妄罪故有墜車之禍

晉惠棄禮故有斃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翳桑之饑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荅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

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

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蜫蟲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

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葢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其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尭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

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
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疏刓剔
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
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
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
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答曰此
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為大謬諮嗟而不能默已者
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齧其指兒心懸駭者同

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
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
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
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為經守柔以為常
形名兩絶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為
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潁叔違君書稱純孝石
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
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見危授命誓

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為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鯀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屍至公於私慼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為仁賢

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
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
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為
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維縶故釋其鬚髮
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
林解龍衮以衣鹿裘遂垂條為宇藉草為茵去櫛梳之
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騖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黄耳
絕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於累胸中抱一載平

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
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
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
金色焜燿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
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
迴天儛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綿邈意之所指無
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
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

類改悴為榮還照大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引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引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没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鄰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於兹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

涉其塲肆便瞽言妄說輙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為辨以果敢為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序

蘭亭集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詘之心生閒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曖

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濵髙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燿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

碑

太尉庾亮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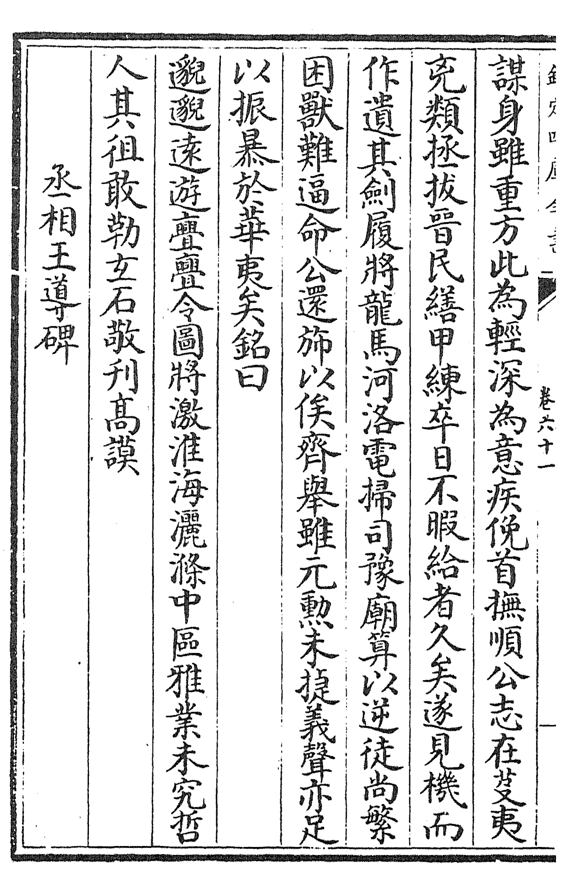
次黄中以啓胄鍾遐武於軒轅爰及晉代世號多士公吸峻極之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於秋毫玄風暢乎德音闚門者貴其凝峙入室者議其通玄標形者得之郞廟悟旨者期諸濠川提挈南翔息肩靈越會大君有命納妃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已鳳羽籠于華樊麟趾縶于椒房王敦阻兵玩權志窺神器乃轉公左衛將軍要雄戟以扶華轂勒武旅以翼豹尾死難之心義形于色親受中詔奔告方伯於是犀后契盟同稟高謀巖

棲懷德以嚮赴義拯神器於獸吻扶帝座於已傾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公以為戰伐之謀仁所恥聞況立德弘道年幾不惑闔門沈舟將遂迹山海詒累遺侍中黄門逼以嚴制知不獲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燧之警宇內歸穆然之美銘曰

金德時昏乾綱絶紀素靈南映中宗蔚起誰其贊之數鍾伊公達人忘懷形隨運通再潛再躍婉若游龍

太傅褚裒碑

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貫深量體於自然沖識足乎弱冠含章內映而不運幾察之明玄識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默爾獨得膚見莫測其奥加以温恭孝友少思寡慾都督兖州刺史將以藩屏畿甸綏撫宇內會康皇晏駕太后臨朝緫已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録尚書事公要終之識定於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以本應顧以主少國危方難未夷思清函夏以一天宇且帝命所存以社稷為寄



謀身雖重方此為輕深為意疾俛首撫順公志在芟夷究類拯拔晋民繕甲練卒日不暇給者久矣遂見機而作遺其劍履將龍馬河洛電掃司豫廓算以逆徒尚縶困獸難逼命公還旆以俟齊舉雖元勲未捷義聲亦足以振暴於華夷矣銘曰

邈邈遠遊亹亹令圖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勒玄石敬刊髙謨

丞相王導碑

公冑興姬文氏由王喬立聖陶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海岱二儀交泰玅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膺之玄性合乎道旨沖一體之自然希暢協乎春風溫燠侔於冬日信人倫之水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鑾再絶獫狁孔熾凶類猋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蕃王室協東岳孔大順以一羣后之望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于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已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

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幾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已以招巖穴之俊逍遥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勲舉非夫領鑒玄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於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太宰郗鑒碑

公葢黄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於祖御史大夫之碑

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至德碩量天實挺之琅琊王應
天啓之運闡中興之道思延英賢以匡王業乃假兗州
刺史金章仍剖玄鉞載飾于時羯寇凶熾羣逆焱起公
奮其忠勇精貫白日信順爲甲冑大節爲城池故能摧
却凶寇全身濟功惟公德器純固體識深弘敦尚衡門
則服膺曾閔眈亮皇極則憲章元凱篤誠簡於帝心明
允著于蒞政信鍾山之珪璧歲寒之靈木者也
摛藻風雲策名帝録肇階方尺遂隆台岳王室未休吾

何以豫興言再慨思康天步將俾皇化歸之太素彼蒼者天曾不遐祚哲人其萎民斯攸慕嗟爾後昆式瞻宏度

司空庾冰碑

君喻嵩巖之峚精挹清瀨之潔流貞質謀於白珪明操勵於南金雖名器未極而任盡臣道正身提衡銓括百揆知無不為謀必鮮過端委待旦則有心宣孟以約訓儉則擬議季文君平衡無私鳴謙寡欲當世之所難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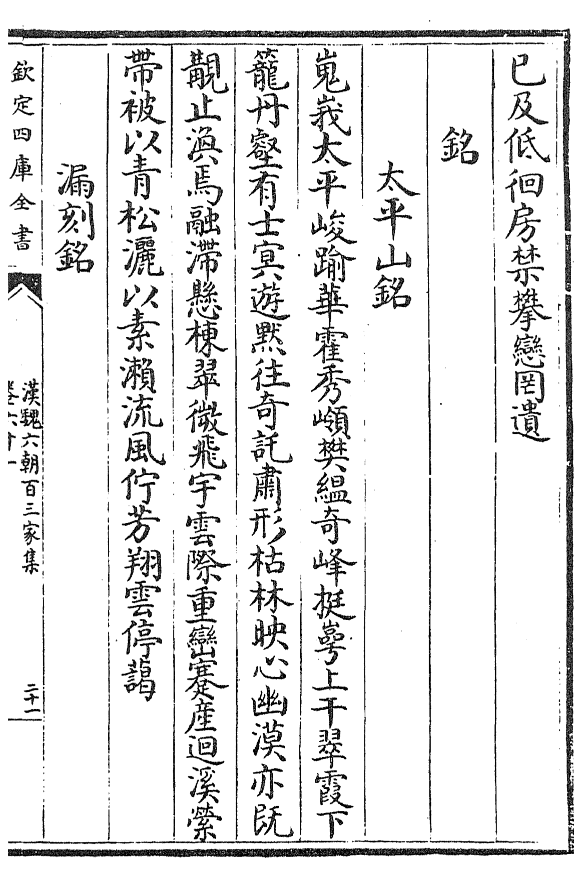
君易之矣於是慨然遠鑒量己而退髙揖帷幙投迹藩屏夫良玉以經焚不渝故其貞可貴竹柏以蒙霜保榮故見殊列樹治而不亂者有矣未有亂而彌治者也考終以證始即事以徵心少長能一其度貴賤不二其道文康之雅量於是乎引著矣銘曰

洋洋俊頴巖巖神髙流滌淳氣頗扇祥風篤生公侯情靈德允臨川擬潔仰華思崇履險思夷處滿思冲方慨遠猷皇極是贊貫繁霜夏被修梧摧幹人之云徂朝野咸

歎儀刑永戢光風長煥

潁州府君碑

君天縱傑邁奇逸卓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固以足之於天仍冠之於搢紳出匡南位功深於爵金龜三矐冲懷再發道光古賢風攺雕僞允可謂明德宏猷賛世之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肩而已邀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况在懐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未効違離



已及低徊房禁攀戀罔遺

銘

太平山銘

嵬峩太平峻蹹華霍秀嶺樊緼奇峰挺㠀上干翠霞下蘢丹磴有士宾遊默往奇託肅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既覯止漁焉融滯懸棟翚徽飛宇雲際重巒蹇産迴溪縈帶被以青松灑以素瀨流風佇芳翔雲停藹

漏刻銘

二儀貞運聖鑒通玄數以器徵理以象宣乃制刻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累筒三階積水成淵器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瀉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

樽銘

大匠體物刻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爲人虛以含有文以飾身湛此玄醴延我嘉賓興懷寄詠聊以標設詳觀

兹器妙巧奇絶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寫適會未見其
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立應忘知功存不伐王公擬之
德齊上哲

頌

聘士徐君墓頌有序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
英邈遠音徽遠播殞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
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

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遺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謡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寄斯懐頌曰

巖巖先生邁迹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冲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厄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落松竹蕭

森薈叢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
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贊

賀司空循像贊有序

公應天縱之德系命世之期質與荆玉參貞鑒與南金
等照若其好學之性不勸而成弱不珍玩雅好博古慨
洙泗之邈遠悼禮樂之不舉於是覃思深講鋭精幽賾
雖齊俟之歸孟軻漢王之宗仲舒無以加焉贊曰

思文公侯誕保休祥素質玉潔華藻金章總角韞德被
褐韜光自昔喪亂鉦鼓日震禮樂藏器詩書蒙塵哲人
遐慨垂㬟澄神仰觀洙泗揚波絶津方矐金鉉協贊衡
機昊天不弔會不慭遺搢紳頹範皇德莫毗公之云徂
華裔同悲

孔松楊像贊有序

君德既純固基宇高邃荆玉不及喻其温南金未能方
其厲夫其温恭篤誠善誘勤勸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

撝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賢之流風乃祖之遺迹令矣肇
階方尺臨政弊邑潔齊冬冰澤侔春露
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搢紳降迹𦂳化澤
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某太常碑贊

海岱協靈育此多士峩峩君侯東國之紀金德發耀英
風劭起文齊游夏行儁曾史有邈遐其升令問不已人亦
有言德崇譽高束帛既言旌節仍招儀刑朝堂流風丹

霄將振華衮永煥皇朝上帝靡監曾不遐齡儵霍頹鎮

哲人其傾邦國殄瘁搢紳喪情仰拜高範永播休聲

老子贊

李老無為而無不為道一堯孔跡又靈奇塞闕內鏡冥

神絕涯永合元氣契長兩儀

商丘子贊

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

非真豬儻逢風雲為我龍攄

原憲贊

原憲玄默冰清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術

道壹贊

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榦扶踈

釋道安贊

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草花猶若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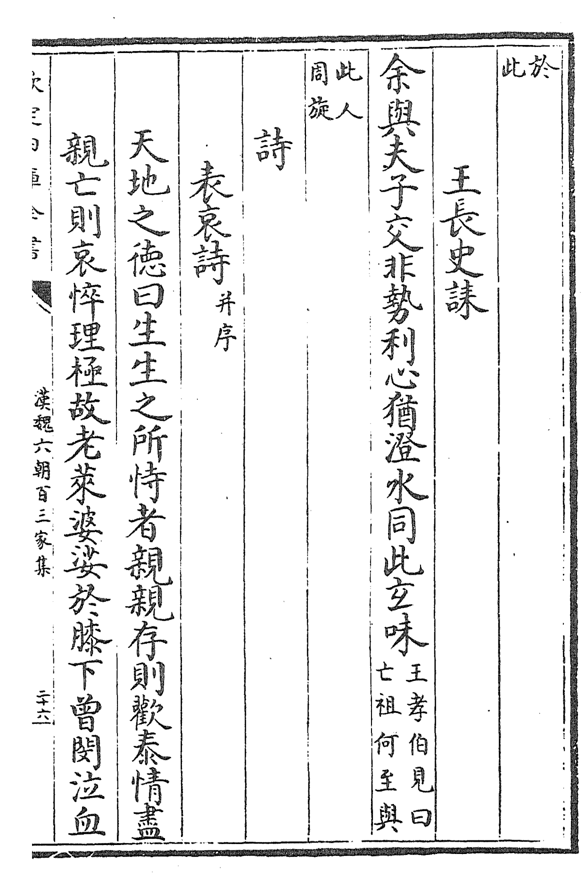
康僧會

會公蕭瑟寔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

誄

庾公誄

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敢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與公作庾公誄文多寄托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曰先君與君自不至



於此

王長史誄

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詩

表哀詩 并序

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下曾閔泣血

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祜
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
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
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孔母儀之德邁縈寒之操雕
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
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繇惡積咎深不
能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怳
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

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

茫茫太極賦受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宿一作夙徂微微沖弱眇眇偏孤叩心旻蒼痛貫黃壚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商風思洽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運嗟予小子譬彼土蕢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户塵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遲顏婉孌懷袖極顧盡歡奈何慈妣歸體幽埏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三月三日

姑洗斡運首陽穆闡嘉卉萋萋溫風暖暖言滌長瀨聊以游衍縹萍泆流綠柳蔭坂羽從風飄鱗隨浪轉

蘭亭集詩二首

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修竹蔭沼旋瀨縈丘穿池激湍連濫觴舟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皐鶯語吟修竹游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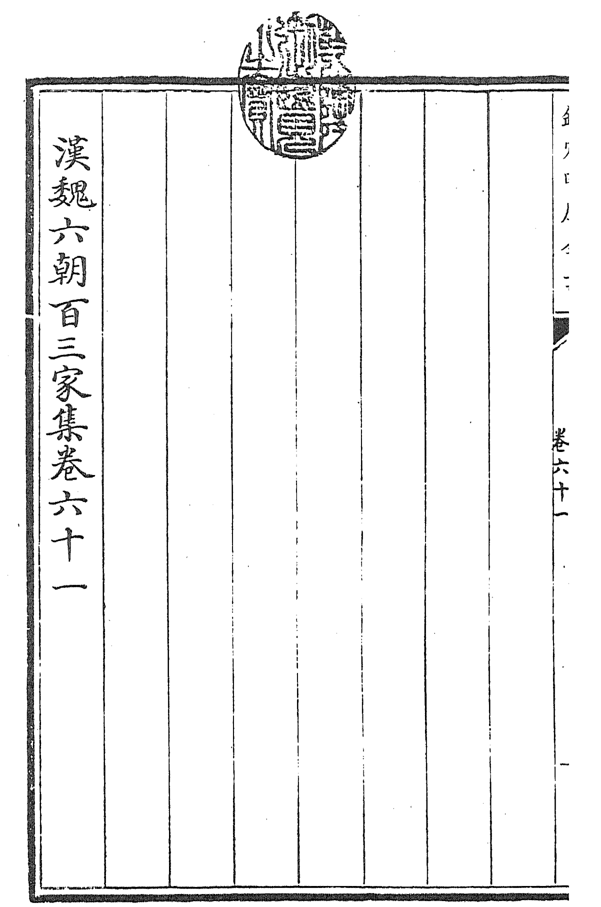
蕭瑟仲秋日飈唳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謡疎林積凉風虗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宻葉辭榮條撫菌悲先落藝文作葉攀一作擥松羡後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遥

情人碧玉歌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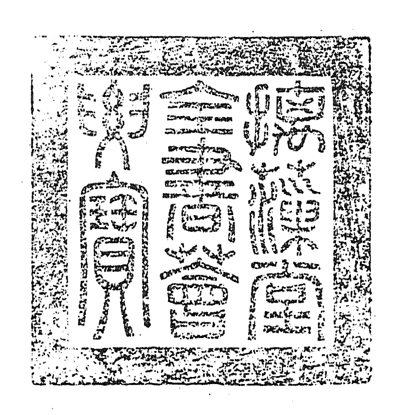
一名千金意樂府詩集云宋汝南王作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慙無傾城色

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感君不羞赧迴身就郎抱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